

梁斌

魏麟芳

娥兒

四喜劇

新婦女社印行

新文風戲劇之一

四幕劇

梁娥

新文風社戲劇叢書之一

作

者 魏

麟

發

行

人

蔚

遲

天

藍

印

刷

者

南京新婦女出版社

經

售

全國各大書店
實價二萬四千元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版

第一幕人物表：

梁	老	王	梁	王	楊	齊	蕭
		任	國	家	秀		
娥	馬	章	風	鼎	蘭	菊	桐

梁
娥

時間：一九三六年冬天×日之黃昏。地址：北平梁家的內客廳。

是一所不大的西式房間，正面向右邊的門通往外院。門的左傍兩面方形紗窗，上垂藍色帷幔，惟方窗的幔半掩，透過玻璃隱約可見冬日的園景。左壁稍外的門通向內室，門的左側靠牆置放小型梳妝台，台面置梳妝具。右壁正中裝置壁爐，熊熊的火鐵在內燃燒着。室內中央佈置沙發，茶几，几面放烟架與彈灰具，几前置痰盂，壁上懸水彩條幅，四壁粉白，地板光潔，整潔，溫暖，但稍覺富麗。

幕開：蕭桐持拖帚拭擦地板，光線稍覺低暗。他十七歲，着黑色的學生式的棉制服，身材矯健，寬眉舒展，是一個壯美的青年。惟頭髮蓬亂表情憂鬱，一見即知是被壓抑與被屈辱的。但透過陰暗表情，可察見其內心的勇敢堅定。在擦拭中他那結實的動作，表現他異常耐心而肯幹，但不習慣的身手，却又顯出相與當力。當他擦至中央的沙發附近時，忽然停止下來，沉思的慢慢地回頭看了一眼，旋即丟下拖帚，無力的沉落於正中的沙發中，而埋首於臂肘裏。

右門開，齊菊進來。她十九歲，適中的身個，面孔方圓，梳兩條黑色的髮辮。她着醬紫

色的棉袍，深藍色布外罩，上體穿紅色絨毛短線衣。她的態度大方，莊靜美麗，是梁家的使女。進來她竚立門邊，匆匆地向室內望了一眼，好像尋找什麼沒有得到而要馬上翻身回去。可是，當她一發現蕭桐於是，便突然欣喜的。

齊菊：噢，蕭桐你在這裏，快起來我告訴你——老爺太太都不在家，老王也出去啦，家中就剩下小姐和你。趁這個空兒，讓我替你修飾一下——我好去請來小姐，你們在一齊談談。

蕭桐：（不注意的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，但又默然地低了下去。）

齊菊：噢，快起來呀！怎麼你不起來，低着頭一個人想什麼？

蕭桐：我什麼也不想，我謝謝你齊菊，我不願意和你再談，我知道這那裏歡喜我呢？

齊菊：我告訴你，這是歡喜你的，這是你誤會了，我敢担保，只要你能聽我的話，肯起來修飾一下，她是真喜歡你呢。

蕭桐：我也並不要她喜歡，我辦我的，我要骯髒到底，還有別的事沒有呢？

齊菊：來呀！起來！蕭桐你不聽話，好——再等一會，我也不管了！

蕭桐：你最好不要再管，我還有事——我要收拾房間。聽你的話幹嗎——說吧！

齊菊：我告訴你蕭桐，你不知道——你已苦惱了你的姊姊，譚爲你很後悔，總說不該告訴她的爸爸，可是你——總總感覺你是在恨她？

蕭桐：恨她，這是她說的嗎？

齊菊：當我告訴她，你白天忙碌一天，晚上還要挨打挨罵，她就難過的不得了，而且還哭了呢。

蕭桐：哭對我好像有更多的理由，但是我不想哭，哭有什麼用呢？這她也不能怨我。

齊菊：她並不怨你，只是你不應該對她表示更多的驕傲——你白天作工一天，到夜晚便抱住餓得發痛的肚皮去上炕睡覺，這對她比什麼都會苦惱。可是你總不肯聽話，所以——這一次等她來到，你應該向她道歉，開門去歡迎她；表示愈親熱愈好，而且——你曉得如何說法，只是不要再惹惱她，爲你傷心也傷夠了，就連我說上吧我一天忙到晚，但總還想抽出一點時間來替你們幫忙，而你反而不理，真是讓人難過！

蕭桐：好，齊菊姊我聽你的話，今後我要好好的作人了。

齊菊：這正是時候，（扭亮燈光）來，照一照鏡子，看你的眉頭深鎖，兩眼關閉，總不肯伸

展開你的好看的臉，快把手放進去，用力洗洗。還有——看你這頭髮多亂，讓人家看見害怕；擦乾淨叫我替你梳一下。我總想把你整理的好一些，讓王少爺站在你的面前，像個小布衣商人一樣，實際他也真像，雖然他的年紀比你大些，但是你的肩膀却比他寬些，而且也要高一些。你不覺得嗎？我告訴你——你真比他強得多了，我是這樣感覺的。

蕭桐：就是比我再好一些，實際又有什麼用呢？因為我不是他，我沒有錢，也沒有家，而且我也不會變成他！

齊菊：並且，倒在媽媽懷裏撒嬌，吃酒，賭錢，說謊話，走不兩步路就說累啦，是吧？唉！蕭桐我看你是表現了極不好的精神，你不應該學他，他是浪蕩公子，沒有出息，而你——無論現在老爺太太對你怎樣壞，但是，要記住你有一個好的流落外國永遠不得消息的爸爸，還有死去的媽媽，實際他們比他們都強——你不記得，你的父親在東北軍當團長，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，又在關外組織義勇軍打日本。以後被日本人壓迫退往俄國，後來又說退往新疆，可是從那時起，不知是死是活便永遠沒有了消息。而你的母親也是因為這

想念憂愁死的。那時你才十一歲，到我們這來，因為老爺愛你，所以便同着你的老太太認下了你，不過，現在無論怎樣，你應該爭氣！

蕭桐：是齊菊姊姊，你的話我一定完全記住，我要爭氣！

齊菊：這是小姐的希望，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。咳！你聽是來了，快放下去接。

蕭桐：（答應着放下手中的毛刷，興奮的走去開門。）

右門開，楊秀蘭偕王家鼎進來。她是一個衰敗的，經過粉飾尙能勉強入眼的中年婦女，她的身個不高，但稍覺肥胖，內着華美的多服，外披狐皮斗蓬，燭過的頭髮披散於肩際。王家鼎約二十三歲，身材細瘦矮小，着咖啡色呢子西裝，咖啡色西裝大衣。口啣紙烟，皮鞋光亮，相當神氣。進來他們一眼碰上蕭桐，便突然的楞住了。

秀蘭：咳！是誰讓你進來的，為什麼不去打掃廁所，你說？（向齊菊）不准這樣伙進來，是誰讓他來的？快把他攆出去。我說近來總是丟東西，又偷走我的什麼呢？

齊菊：不會，太太，是老爺要他來擦地板！

秀蘭：地板為什麼不擦？老爺也不行，我不用他！我要你幹嗎？

賽菊：我——我正在給太太作活——不過這地方過去他也常來，一天玩到晚，現在我想他還有這一種權利。

：他有權利挨我一頓巴掌（氣憤的步至舞臺中央，脫去斗蓬，王家鼎接過掛衣架上）若是第二次我再看見他——好，快給我滾出去。你這流氓，無賴的東西，看你那怪像，頭髮梳的溜光，怎麼，你還想裝成花花公子嗎？有本事自己去掙，我不能替你作奴隸！

家鼎：是的，想作闊少爺要自己去掙，怕母辛辛苦苦也不容易。而且——我認為作僕人，就應該老老实實的。

蕭桐：你是什麼東西？你沒有資格說我，我不是你應該教訓的！

家鼎：我沒有資格——我教訓你？

蕭桐：他為什麼不能教訓你，你這無恥的壞蛋，不識抬舉。你就不想想，我從小養你長大，操心費力教育你成人，你的一生慣不完我的膳養費，教育費。可是，想不到你還沒有札硬翅膀，竟敢在我面前反抗。

蕭桐：我不敢反抗，而且——太太的恩養我更沒有忘記，我相信我是能補報的。如果……我走！

秀蘭：走！你快走，脫下我的衣裳，還我的飯錢，快滾出去！

齊菊：夠了太太，我想良好的教育，他會很快改好的。

秀蘭：教育我有工夫，我有其再教育他不如教育我的狗。你這背信棄義的叛逆！我不准你多嘴，你不要良心的乞丐。蠅蛤蟆竟敢想喫天鵝蛋！

齊菊：好了太太，結束過去的陳賬吧，不要讓外人聽見笑話。

家鼎：豈止笑話，這是敗倫犯上，活不要臉！

蕭桐：你狗東西，你才真不要臉你要臉就該爬出去！

秀蘭：啊！你——王少爺你這混蛋！你滾，你馬上替我滾出去，你不聽，我——你，你這個畜牲，一定要我親費手脚。呵呵——（追蕭桐下，齊菊拉他回來，扶坐正中沙發上。）

家鼎：唉唉伯母（殷勤的）不要生氣。不是我怕——我真一拳打不死他。可是——惹起老人家生氣，這何必呢？對於一個無智的孩子是不上算的！

秀蘭：唉呵！活活把我氣死啦。那個野種生的，忘恩負義，他一點也不懂規矩，而且，今天偏冒犯了你。我們親人不說遠話，請王少爺都看在我的面上，等你伯父回來，我一定叫

「他打他。噢，齊菊去請小姐來，說王少爺等過。」

齊菊：是太太！（下）

家鼎：這個毛丫頭也學壞啦，伯母還不知道吧？這一天到晚總愛和他亂搭場。我不瞞伯母，我真有點看不慣。可是，我不明白爲什麼不把他趕走呢？

秀蘭：趕走我何嘗不想撵走他，祇是你伯父還不願意，因爲，他說養大了放走，對他太便宜了，而且家裏無人，他年少力壯的，如果不多用他兩年，誰來慣這筆孽債呢？

家鼎：噢，對了？我記起來了。過去伯我父曾對爸爸說過；他說留下他，就是爲着『養鷄食蛋』，馬上趕走太便宜了他。所以，爸爸說『爲着取回，不得不喂』，意思就是這樣吧，這真是一個妙辦法呵？伯母您說？哈哈！

秀蘭：可是，說來也是怨我命苦，到現在我連一個孩子也未有過，你伯父年紀又老了，這叫我日後依靠誰呢？

家鼎：伯母請您放心，我就是您的孩子。日後孝敬伯母，會像親兒子似

秀蘭：那我太高興了，也是你伯父求之不得的。只要你肯真心依從我，那麼，今後你的婚姻

，我保你妹妹愛你。

家鼎：呵！謝謝伯母。（熱烈的急起鞠躬，）只要伯母肯答應我，日後伯母要我幹嗎我就幹嗎。比親兒子還要好呀！

秀蘭：噯！那才好，想是小姐來了，你們玩吧，我先到裏面休息一下。（立起入內室，家鼎送她，右門開，梁國風隨王任章進來。前者五十多歲，着黑色毛嗶嘰狐皮長袍，翻領狐皮大衣戴水獺皮帽。他的身個細長，面孔瘦削，戴近視眼鏡，留八字小鬚。王任章四十八九歲，身體肥胖，着中山呢服，西裝狐皮大衣。戴土耳其式皮帽。胸前掛北平市政府證章，持圓形手杖。長隨老馬跟上，他三十多歲，身個高大，相當茁壯。

家鼎：（趨迎的）伯父，爸爸！

國風：噢，王少爺，您請坐。

任章：來幹嗎，沒有事吧？

家鼎：沒有爸爸，我來看伯父伯母。

國風：噢嚇！好少爺，嚟！人呢？

家鼎：伯母在裏面休息——剛進去，我去請她——（翻身入內室）

任章：這孩愈大愈不成器，我一看見他就討厭！

國風：那里——那里，少爺很好的，（他們脫去大衣，摘帽子。老馬接道來掛衣架上，秀蘭隨

家鼎上。）我頂喜歡他！

任章：噢——嫂夫人我來打攪你——

秀蘭：不，——你們來得正好——你請坐。剛才真把我氣壞啦！

任章：怎麼，又是家鼎搗氣吧？（大家分頭坐下）

秀蘭：不是，的我告訴你——就是剛剛我和姪少爺才回來，一進門便碰見了那個該死的東西，

就是蕭桐，那個壞種。他在這里摸摸索索的，不曉得要搞什麼，鬼鬼祟祟的——你們看他

簾子也不放，地板也不擦，搓滿一頭油，亮得和鏡子似的，一進來就看見他的頭髮。我

一問他，可是還沒有等我開口，他便和我大吵，少爺在旁邊一勸，反而挨他一頓大罵，

你們看這還有一點規矩嗎？可是我——幸虧少爺不是外人，否則，豈不讓人笑話？唉！纔

真受不了，真把我氣壞啦！

國風：你爲什麼不打呢？

秀蘭：打？你說打——這是王老爺親眼看見的，他不打我就算好啦？

家鼎：是的伯父，那孩子太可惡了，如果不是我拉住，他簡直要真打伯母了！

任章：有這樣的事情，這還了得，可是平常我看他還是頂好的？

秀蘭：要是不好，還不會這樣，也不是我說——你不知道，這都是老東西慣壞的！

國風：你什麼事都怨我——好，齊菊呢？老馬去把他找來，我替你出氣！

老馬：是老爺爺（翻身欲下）

秀蘭：去，快去，來到你要重重的打！

任章：算了！老馬回來，看我的面子，明天再打吧？

秀蘭：你還替他講情嗎？

任章：不是講情。因爲我們來找您有事，看面子下次再打吧？

秀蘭：那麼這真便宜了他，什麼事說吧？

任章：沒有什麼，就是，聽我大哥說吧？

國風：老馬出去！

老馬：是，老爺。（下）

國風：剛才我和任章從上野洋行回來，成功一大批生意。這機會真巧，而且貨又好，價錢比三田酒羽那裏要便宜三分之一，而且，不用現款，買出去再交回去！

秀蘭：噢！那有這好呢？

任章：是呵——是呵這是山本一莊來介紹的，只要我們保持信用，拚命幹他一番，就夠嫂嫂化幾天的。可是嫂嫂您想，這好機會，當然，不容易得呢。今天不是您老弟吹大話，除了我和大哥以外，日本人不肯相信中國人的。但是，中國人也就不使人相信，無怪他們要來侵略我們，我們基本就不講信義。可是我，就憑這點信用，我們到處受人歡迎，所謂『人無信而不立』這是孔老夫子說的。所以，我們今天既然得到這個機會，應該抓緊大幹。這種年頭不爲利爲什麼呢？

秀蘭：當然，要真！好，要幹就快幹吧，用不着和我商量吧？

國風：不，話不是這樣說。因爲這次貨太多，我們不能外讓。沾，必須自己親手幹。所以我

和任章路上商量，要請他太太和你親自去一下。

任章：對呀，請嫂嫂親自出馬。過去十個八個，來一趟也沒有什麼。而現在却是五大皮箱，整整一千個。這樣大的數目，你想如果一個裏面摻五分假幣，那麼——

秀蘭：好吧，不要說了，爲着利益問題，當然我去。什麼時候走呢？

國風：今天夜晚，坐十一點半鐘的快車怎樣？票已經買好了，貨在他家，你可以先去，到時候我和任章去送。

秀蘭：可是——路上——

任章：路上放心。有日本人替我們保險，再不然我就派兩個警察，實際有什麼人敢呵，不是我說——就是托在手裏明走，也無人好意思吃。我這個委員雖然不大喫香，但是還有大哥。如果有人來找麻煩，那麼，當然——反正有日本人會出來担，而且——而且，不成問題！

秀蘭：我曉得這個——就是——

國風：噢——就是到徐州，一下車便有人接，是在電報上規定好的。不過，回來要一定帶來銀款。因爲我們要保持信用，是和日本人供，否則，下一次便不靈了。